

南  
澹  
楛  
語  
下

清蔣超伯輯

進步書局校印

如蒙  
學

PDG

南澹楛語卷之六

岐黃之學 十六條

清江都蔣超伯輯

醫書最古者莫如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班固賓戲云。蘇鵠發精於針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醫和譏述無聞。究未足齊名扁鵲也。第越人有論無方。其有論有方。自仲景始。仲景金匱要略亦稱金匱玉函經。以徐彬注為顯明。注傷寒論則金成無已也。黃帝岐伯秦越人暨仲景是為醫家四聖。黃元御四聖心源十卷文極博辨

韓詩外傳述扁鵲活虢世子云。扁鵲入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三陽五輸句不可解。陽子子明子游子儀子越當是人名。疑皆秦越人之弟子。

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盡書其言。藏諸靈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授之。其顛末詳素問中。李東垣名其書曰蘭室秘藏。又醫家有明堂灸經。皆本此。

注素問之王冰。唐寶應中人也。官太僕令。世稱王太僕。有據杜集。謂其名當作砥者。然唐采志皆作冰也。靈樞即黃帝九靈。冰更名之曰靈樞。在醫學中。與滑撻實之注。

難經成無己之注傷寒論厥功相埒。

焦氏筆乘云。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即澀字。古通用。

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於太常。後更崇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為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為小經。針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針灸經。每歲春試。至崇寧間。又改隸國子監。南渡後稍變其法。然討論未嘗不加詳也。其老師宿學之在北方者。悉為金有。疊起大家。聊攝則成無己。河間則劉完素。易州則張潔古。考城則張子和。東垣老人李杲。尤卓卓駕乎諸家之上。非金源高手獨多。皆天水九朝講究熏陶之澤也。東垣灸元好問脛疽艾大如兩核許灸至百壯始覺痛而

症

崔實政論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然蒙莊之書。已稱導引。華萼之伎。尤重五禽。倘能習之。亦攝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導引圖例。採易筋經韋馱獻杵等勢。分十二圖。一稱十二段錦云。

仲景傷寒之聖也。

以舌觀病始於仲景其後金鏡錄行至錢乙兒科之聖也

宋史方

以顧頤方著名。又錢有然小兒痘疹。惟明人徐謙仁端錄為最詳。以齊東野語觀之。

痘疹之盛行。當在宋末元初之際。故錢乙書中尚略。或云種痘始王丞相。且亦無確

證。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同郡張伯祖。意伯祖亦和緩備矣。

張介賓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為藥中四維。人參地黃為良相。大黃附子為良將。又

分藥為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其景岳全書中。傷寒曰典。雜

證曰謨。尤為奇恣。雖力駁劉守真朱丹溪之說。然誤投參桂亦足戕生。善乎仲景之

說曰。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宜乎於此道中稱聖矣。介賓博學多能。聞達歌而

知遺左之將亡。觀乾象而決官車之晏。駕不儘以醫術著也。見黃梨洲文集。

宋史林栗傳。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

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慾。節其思慮。愛其氣血。

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

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猝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

亡已。

龐安時曰。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



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

略開其端。而予參考而得。審而用之。病不得逃矣。安時著有難經辨。數萬言。見宋史

本傳。相城民婦。臨產七日而胎不下。百術罔效。安時往視之。令其家具湯。溫其腹。腹

自為拊摩之。孕者痛而呻。旋生一男子。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吾

隔腹捫其虎口。針之。即縮。錢乙晚得周痺。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適斗。乙以法嗽之。

由是雖偏廢。而骨氣如全人。詳乙本傳。可見藥之為用。地道宜真。熬炮更宜當也。

道引家有所謂眼功。按莊子外物篇。瞽瞍可以休老。注以兩手按目之四眥。令眼神

光明。按媵皺紋。可以沐浴老容。則其傳已古。

醫者謂寡婦尼僧之脈。與有夫之婦不同。及吐血飲寒涼。百不一生。皆本褚澄遺書。

小兒不能服藥。其母服之。藥從乳傳。其說本於明人薛鎰。

李濂醫史云。倉公神醫。僅生五女。其師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可見醫家無種子

之術也。

俗謂蝦蟆蝎虎等物為五毒。朱竹垞集有五毒篇。然實無稽之說。周禮瘍醫注。今醫

方有五毒之藥。合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係指藥石而言。

唐時方言。以稍可為校。薛能黃蜀葵詩。記得玉人春病校。是也。王燾外臺秘要。療痢稍較。較即校字。程行道注非。

聲調譜

于鵠秦越人洞中詠云。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聞履葉聲重。庀碍更俯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羊士諤入陽羨南山游善權寺呈李功曹云。結纜蘭渚曉。紫巖上連岡。晏溫值初霽。去繞山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在路旁。行披松杉入。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爰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方。潭嶂積佳景。美英多早芳。具觀澤國秀。重使春心傷。念遵煩促途。榮利驚隙光。勉思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二詩微婉冲和。無宋人叫囂粗獷之態。宜聲調譜首錄之也。至秋谷談龍錄痛詆阮亭。並及汪蛟門輩。不可為訓。

四星聚

宋書天文志。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

亂而光武興復於洛。晉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土。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催暴亂。黃巾黑山賊擾。而魏武迎帝都許。建安二十三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魏文受禪。太元十九年。義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又按後漢劉知遠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於張。占云。當有帝王興於周者。則四星之聚。尤主非常。乃豪傑乘時之應。

### 彌綸儀

徐朝俊彌綸儀圖說云。句陳共六星。其第二星最明。凡近極諸星。惟大帝句陳明大易說。一晝夜一轉。常見而不沒者也。

### 陸賈齋

宋史呂祖謙傳。讀陸九淵文喜之。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然晦翁未識象山。已斷其為禪學。初尚招徠之。後益不合。紫陽門人。至比子靜為告子。象山年譜。李穆堂所輯也。明人陸賈齋持論平允。其言曰。人心與事物不相離。舍事物而往求諸心者。禪學也。逐事物而不求諸心者。俗學也。徐階銘賈齋墓。稱

其不附陸學亦不墨守朱學云

賈齋嘉善人名 名琳官巡撫

### 文中子之妄

王通字仲淹世稱文中子范公以其字為名而字布文非慕江文通也然中說乃杜淹及王福時等偽撰舛誤甚多李德林卒於開皇十年通甫七歲乃云李德林請見又云安平公問政妄謬顯然其他捏飾不一而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均辨之甚詳

明末華亭高士吳騏著願頌集中有駁天師世家叙一篇詞尤便舉

### 注語似經子者

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向秀莊子注

虎以食陷窞人以欲陷詐

汲冢周書孔晁注

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宥似通而非通

劉昫人志注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

鄉射記鄭注和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

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王逸楚辭注

養命者見鼎了性者見鉉

陸佃爾雅新義語

以上皆注語之似

### 經子者

#### 叔仲會孔璇

史記索隱叔仲會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

武伯見而訪之。今從祀無疆。殊不可解。明人劉濬有孔顏孟三氏志。劉天和有仲志。吳兆祥有陋巷志。陳鎬有闕里志。張雲漢有閔子世譜。其書多佚。近鄭大令曉如闕里述聞較詳備焉。闕里志近經孔太守昭決重刊圖像皆俱。

### 玉尺

顏魯公李齊物神道碑。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以裁成。卿實多能。故為此賜。今人以為典試。不知何本。

### 犁鉞

犁冠犁鏡犁館犁鉞。一物而數名。說文瑁字解云。似犁冠繫傳云。犁冠即犁鏡也。爾雅郭注。鑿形似犁館。舊唐書李齊物傳。得古鐵若犁鉞。釋名云。鉞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頭曰鵠。似鵠頭也。楊復光收復京城表云。展鉞鵠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燼地。鉞鵠二字有本。

### 鹺利最溥

鹺利之有開軍國。非淺鮮也。即以契丹而論。太祖時有炭山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其後於和拉灤取鹽給軍。灤中鹽益多。上下皆足用云。見遼史食貨志。

### 海運志

明隆慶中。總漕王宗沐撰海運志。其時山東巡撫梁夢龍亦著海運新考。大旨俱本於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也。然萬厯初。海運遭風。迭經飄溺。事竟不行。

### 事始

轉漕起周初。逸周書文傳解。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案牘鈐印。亦起周時。周官職金。揭而璽之。康成注。璽者印也。既揭書。擷其數量。又以印封之。是其證也。文書押字。起於戰國。韓非子有云。田嬰具押券。葉抱松說。印說同。年終封印。蓋起漢初。淮南時則訓。孟冬之月。慎管籥。固封璽。高誘注。璽印也。子弟移獎。東漢之初已有之。明帝即位。詔云。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 一鼓一發

十二斛為一鼓。見禮記曲禮疏。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

十二矢為一發。見猗覺寮雜記。朱

說仲

### 六尺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後漢書明帝紀。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倉。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章懷太子注。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大節謂

大事。焦弱侯曰。觀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任彥昇

劉孝標廣絕交論。雖為任昉而作。然其敘述亦有微詞。如云。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日。冠蓋輻輳。坐客恒滿。其平日之廣為結納。不立崖岸。可以想見。東昏之世。用昉為中書郎。由梅蟲兒之力。昉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事見南齊書。如昉者。蓋才士之流。非端人之操也。

昉解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崔瑗草書勢。王褒儉約。其目凡八十有五。

昌黎不及趙元鎮

趙元鎮謝潮州安置表。語極和平。毫無尤怨。乃昌黎到潮謝表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戚戚嗟嗟。日與死近。潮州雖遠。蠻而匪夷。何至日與死近。似此胸次。去元鎮遠矣。公與大顛往來。亦屬疑案。釋本果之正宏集。不得謂之皆誣也。

娶婦可考者

元微之初娶韋蕙叢。繼娶袁柔之。獨狐郁為權德輿婿。蔣繪為高智周婿。柳公綽為韓皋婿。張延賞為苗晉卿婿。韋皋又延賞婿。楊於陵為韓滉婿。潘炎為劉晏婿。韋執誼為杜黃裳婿。蔣係為韓愈婿。段安節為溫庭筠婿。吳淑為徐鉉婿。范希文與鄭戩。

皆李昌齡壻。王陶與滕元發皆李晉卿壻。富鄭公與楊察皆晏殊壻。韓魏公乃崔侍  
郎立壻。程明道彭思永壻。蔡卞王安石壻。陳堯咨馬亮壻。王翬張安道壻。歐公初娶  
胥偃女。再娶楊大雅女。三娶薛奎女。黃山谷初娶孫莘老女。再娶謝師厚女。范祖禹  
妻呂公著女。程秘妻王淮女。此皆散見史籍中者。最可異者。皇甫湜作昌黎墓誌。稱  
公女初適李漢。後離婚嫁樊氏。殊不可解。

### 唐仲友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台州守唐仲友撰。仲友與朱子相忤。為朱子所論罷。宋史  
因不為立傳。然在台州。抑奸拊弱。發粟賑饑。民頗賴之。是書以周官為綱。而諸經史  
傳以類相從。具有條理。圖尤經緯詳明。其時永嘉鄭伯謙輯太平經國之書。亦欲發  
揮周禮。而體例避此遠矣。乾隆中。於永樂大典搜出之。復成完帙。洵快事也。世以仲  
友與紫陽齟齬。薄其為人。抑思名臣言行錄中無劉器之。器之亦何損哉。

### 耳眼銘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屢。無迷邪詔。炫  
惑莫分。又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攸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子



良雖貴介無足述。此銘實伊川視聽箴之濫觴。

何平叔在三賢之列

三國志魏齊王紀錄何晏奏云。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可自今以後。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觀晏此奏。藹然儒者之風。魯論一書。晏功尤鉅。非丁謚鄧臧一流可比。王坦之廢莊論。以荀卿揚雄何晏為三賢。非過譽也。范武子乃以晏與王弼罪深桀紂。過矣。陳壽於魏末事。多為典午回護。毫無直筆。魏末傳魏略等書。亦多失實。甚至謂晏好服婦人之服。寃哉。

訓注

王西莊曰。李愬目鄭注為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惜奇功不成耳。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乃至於不可救傷哉。葛常之韻語陽秋。其說尤暢。謂世以成敗論人。故訓注不得為忠。杜牧之贈李甘詩。至比為二凶。蓋是時仇士良勢焰熏灼。士大夫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恐致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愚謂豈謂獨

訓注冤乎。崔篆仕莽。翻列儒林。孟起拒操。乃曰大憨。玉璫混淆。是非倒置。文人大抵如斯耳。潘岳西征賦。愠韓馬之大慈。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定震。奉義辭以伐叛。宋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

### 樨傍

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傍者。斬之。是春秋戰國之俗。楸。但求其厚而已。潛夫論浮侈篇。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檉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是漢世棺槨極貴者。亦不過豫章之木而已。邇來顯仕豪門。必用茵陳。桼木。長安黠賈。多以油松代之。蟻蝨蟲穿。枯骨為之剝蝕。感哉。

### 石君墓誌

陸放翁石君墓誌。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此十數言。可以風世矣。

### 名言

周公訓魯公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韓詩外傳卷三。所謂六謙之訓。楊子雲徐州牧箴云。事由

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又幽州牧箴云。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

蟻穴。器漏針芒。公沙穆曰。居家之方。惟儉與約。立身之道。惟謙與學。枚叔云。欲人不

聞。莫若弗言。欲人不知。莫若弗為。杜恕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李鄴侯曰。貧不學儉。

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見撰異記。孟東野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

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溫公易說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

習而不止。以成大賢。又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沈作喆曰。富者怨之府。貴

者禍之門。徐叔開曰。明人著。恥言。揚人失者。鷓鴣之言也。證人隱者。鬼域之言也。傷人心

者。兵力之言也。陳蓋曰。明季人著。脩隱餘編。毋責人以不堪。毋乞人所不願。談脩曰。亦明人著。呵凍漫筆。

善保家者戒訟。善保國者戒兵。近世桂林陳天恭公曰。學問當看勝己者。境遇當看

不如己者。洪北江勵志詩曰。妄思奇福。必得奇禍。妄思窖金。必至家破。以上諸說皆

立身處世之要。彼徐閣公兩脚書廚。何貴也。

杜紫綸讀史論略云。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於始皇。而煬帝之惡。浮於胡亥。李密起兵榮陽。一如陳涉。恭帝之稚。等於子嬰。余謂德基之歷數幅員。宛然舍長孟蜀之稱尊傳子。酷肖樓桑。此皆大鈞之默運潛移。偶然暗合者矣。

### 冠履

晉制。市僧以白巾帖額。書所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

見廣韻。唐制。僧字注。

唐制。里胥徒役。

皆著黃衣。

見李觀代人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金制。省院令史懸掛書袋。用紫絲為之。臺部各司。以

黑斜皮為之。寺監下至州縣。並黃皮為之。長七寸。闊二寸。厚半寸。

金史。輿服志。

履底塗粉。

自古已然。士冠禮。白履以魁杼之。鄭注。魁。蜃蛤。杼。注也。蓋以蛤灰杼注於履。取其潔素。

### 馬范合編

後漢書之八志。即司馬彪續漢書之各志。非范蔚宗撰也。蔚宗之書。全本華嶠。后紀

名目。亦嶠所創。其後王隱晉書。仍馬緣。宋時孫奭建議。遂以彪之志。補范之闕。合為

一編。改修三國志者。凡數家。宋則李杞。蕭常。元則郝經。明則吳尚儉。及謝陞也。古晉

史。凡十八家。然如王隱。虞預等之書。久經散佚。改修晉書者。亦數家焉。明人則將之

翹晉書別本一茅國縉晉史刪四十卷本朝則郭倫晉記六十八卷及周濟也晉書六十六卷

### 霸史

十六國霸史見於隋唐經籍志者。和苞漢趙紀十卷。常璩蜀漢書十卷。燕太傅長史田融趙書十卷。晉叅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偽事二卷。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尚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燕中書郎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侍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何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宋裴景仁秦記十卷。記前秦事。梁席惠明為之注。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記十卷。記姚萇事。燕僕射張諮涼記八卷。又劉昞涼書十卷。均記張軌事。涼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又高道讓涼書十卷。宋段國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段業傳一卷。隋志並稱有南燕起居注云。

### 楚寶

明人周聖楷著楚寶四十五卷。以見楚中人物之盛。超按楚才稱最。春秋已然。百里奚楚之宛人也。見新序范蠡楚宛縣三戶人也。見吳越春秋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見史記他如老萊子鶡冠子公孫龍子尸子馯臂子弓老子之徒蜎子。即環淵皆楚人也。

至屈宋景瑳更彰彰在人耳目者已

公孫龍子

馬融長笛賦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勞櫟鈔愷哲龍之惠也。注鄧哲公孫龍按公孫龍子六篇跡府第一。白馬論第二。指物論第三。通變論第四。堅白論第五。名實論第六。語多詰屈難通。乃慎到之重儻惠施之下走耳。

事始

音韻之反切始魏孫炎。非始神珙碑刻之集錄始梁元帝。非始歐陽公。無懷氏封太山。是為碑之始。鄭康成撰詩譜。是謂譜之始。作三禮目錄。是為目錄之始。賞鑿家收古印。自王侏嘯堂集古錄始。集古印為譜。自吾邱衍學古編始。六經本皆古文。改為楷書。以便讀。自唐衛包始。

小語賦

晉傅咸小語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為象。農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蟲。飽於鄉黨。唐勒曰。拳蚊鬣。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

宋玉曰。析薜足以為棹。舫粒糠而為舟。將遠游以遐覽。越蟬漏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汜濟。涉蟻蟻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全仿玉賦。可謂床上疊床矣。蕭梁諸侍從。如殷鈞。王規。王錫。張纘。沈約。均有大言細言詩。惟約詩為工。約詩又以細言為最。有云。開館尺楹餘。梁樹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陸士衡羽扇賦亦以楚襄王宋玉唐勒為詞章法尤妙

### 劉駒餘

劉駒餘不但工文。袁山松後漢書云。駒餘除樅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 腹前臚

周必大殿試筆記次韻詩。尚醞時頒缸面酒。太官日饌腹前臚。自注。御廚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腹前

臚。出韋昭辨釋名。謂肥肉也。

### 假黃鉞

漢晉以來。大臣賜鉞為異數。陸遜假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見吳辛毗仗黃鉞當軍門。司馬懿軍遂不出。見世說兩晉除親王外。異姓只賈充。王衍。楊駿。苟晞。謝安。數人

蕭道成將代宋王儉謂必須先加黃鉞見齊書梁武東下寧朔將軍庾域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見梁書當用兵之際視九錫為尤要云

### 遺葛龔珮

崔子玉座右銘詞以剛為誠其遺葛龔珮也系以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灾晉厲好虐樂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忼慨憤急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仍是座右詞意

### 器用別名

持風使扇也明支廷訓有持風使傳容成侯鏡也司空圖有容成侯金炯傳蘇理相公櫛也支廷訓有傳豪犀刷

也唐詩側釵移袖拂豪犀商君酒杯也劉啟元有商君傳姓陶名一中家于饒之景德新城侯澡盆也亦支廷訓作傳侯姓陶名以雅

壺子酒壺也劉啟元有傳湯媪暖足瓶也吳寬有傳湯蘊之茶壺也亦支廷訓戲為傳曾元彦甑也宣志

### 南北宋二十四臣

宋時太廟以奉神主天章閣以奉繪像景靈宮以奉塑像太廟用俎豆天章閣用常



饌。景靈宮用牙盤。惟其塑像。聲效如生。所以歲四五饗。天子親行也。太廟配饗功臣。太祖則趙韓王普曹周王彬。太宗則薛文惠居正石元懿。熙載潘鄭王美。真宗則李文清沆王文正旦李忠武繼隆。仁宗則王文正曾呂文靖夷簡曹武穆瑋。英宗則韓忠獻琦曾宣靖公亮。神宗則富文靖弼。哲宗則司馬文正光。徽宗則韓文定忠彥。高宗則呂忠穆頤浩趙忠簡鼎韓蘄王世忠張循王俊。孝宗則陳文正康伯史忠定浩。光宗則葛文正邨。寧宗則趙忠定汝愚。凡二十四人。又於昭勲崇德閣繪像。肖之。鄭清之闕記云。自韓忠獻王趙普。至邨文定公葛邨。合文武二十有三人。蓋其時尚未以趙福王配饗也。詳潛說友咸淳臨安志。

### 高呼

呼字亦讀仄聲。賈似道南郊慶成詩。壽稱長樂曉。高呼未央前。

### 兄弟均帝姊妹均后者

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子。兄弟三人相繼為天子。古未有也。高洋兄弟乃借偽不足述獨孤信

三女皆為皇后。各生一代天子。長女生周武。次女生隋廣。又次生唐神堯。亦古所無也。

誌公五言詩

梁天監三年。寶誌公在重雲講次。忽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後悉驗。詳隋書五行志。

嶺南易亂

嶺南風俗。重利輕生。自古已然。儂智高之由邕管陷封康等州也。皆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之謀。幸其時蕭注令番禺。蘇緘在英德。協力守禦。不然。廣州殆矣。其後狄青克邕州。梟師宓等五十七人。去其謀主。智高始無能為已。見宋史廣源州蠻傳。元順帝時。亦嶺表先亂。至正三年。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歸善民聶秀卿等。稱定光佛出世。與朱光卿相結。雖旋經撲滅。而漳潮又相繼亂矣。

古婦人有專集者

隋書經籍志。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注。梁有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竊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玠集五卷。晉海西令劉麟妻陳珍集七卷。晉劉柔妻王

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又于袁粲集下注云。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又于丁廙集下注云。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

### 城隍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是齊梁之世。王公且致敬城隍矣。

### 蟻結

郭景純蚍蜉賦。出奇膠於九真。流瀨液其如血。飾士人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蓋即吳錄所云赤絮膠也。玩郭語意。是古者用此膠。銅棺之四隅。檀弓注謂畫楮之四角。其文如蟻非也。

### 圓珖

己巳之春。偶步左衛街。購得一圓硯。蓋有分書四字。曰圓珖片玉。其石非洮。非歙。與恩平茶坑相近。似燥而實腴。石背銘曰。圓珖龍窩。髓此奇璞。如經佛桑。如紺蒼匭。刻

為墨海。偕我藏六。讀自然書。暴夢華錄。署曰紫園史題。余初不解何謂。本年夏重游嶺南。新安大令伊君。閩寧化人也。言其邑志乃明隆武遺民李元仲撰。文筆甚工。因假觀之。其山川志中有所謂圓珣巖者。環山若圃。萬石皆玉。昔人釣竒。旌之曰圓珣。元仲讀書處。額曰石巢。又曰讀自然書。別有龍嶽巖。與圓珣鄰。又有瑞華巖。石柱懸立。俯視萬緣。元仲有詩云。瑤草未芽丹竈圯。紫園長閉道風微。始恍然悟是硯為寒支物也。其詞曰。暴夢華錄。殆猶有滄桑之餘思乎。余藏硯甚多。而古樸推是石。擬名予齋曰圓珣巖館云。

古人通稱稟

石渠隨筆。有采葉夢鼎手書二札。一稱惶恐端肅申稟判府監丞郎中公座銜稱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葉夢鼎。一稱惶恐申稟舶管朝議公座銜稱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信國公。

于忠肅

齊次風先生未遇時。夢于忠肅公云。景帝易儲。吾具疏力諫。而帝不從。後人不知。遂多妄議。皇史歲中。吾疏具在。于他日為我白之。次風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歲覓忠

肅疏不可得。以為憾事。按俞長城有明景帝論。謂南宮之變。衅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公不能引大義以爭之。此奪門之禍所由起。忠肅所謂妄議。即指長城一流人言也。攷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忠肅集。皆謂公嘗再疏請復儲。又倪岳謨公神道碑。稱景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疏乞復皇儲。本朝乾隆中。邵學士晉涵得明通政司舊檔。叙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為太子事。疏稿雖遺。赤心如見。固無俟次風之蒐輯已。

### 英宗忌刻

明英宗降景泰母吳太后為賢妃。其汪后但稱王妃。奪汪后銀二十萬兩。仍索景帝所服玉玲瓏繫腰革去。杭后封號蓋忤刻極矣。景帝之薨。據陸鉞病逸漫記云。係為宦者蔣安以帛勒死。黃宗羲萬里尋兄記為其六世祖而作云。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宗羲為前明遺老。其文集多為明人回護。而此記亦復如是。則景泰之不得其死明矣。吁。此英宗殺其弟耳。豈宦

者弑景泰哉。

仁宗或云死於雷。或云為宮人所毒。見皇甫錄明記畧。

### 統幕

姜南憑軾錄云。統幕之地在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時游幸。曾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訛為土幕。又訛為土木。正統十四年。大駕北狩。即此地。

### 吳與弼

黃宗羲明儒學案。分河東學案。崇仁學案等目。崇仁者。吳與弼也。然與弼之書。動稱夢見孔子。又稱夢見朱子。夢訪朱子。又云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其新居栽竹。其妻亦稱夢孔夫子到此相訪。妄謬若此。去王薛諸家遠矣。至其進也。以石亨之薦。為亨跋族譜。稱門下士吳與弼云。楊椒山研心律呂。夢帝舜坐堂上。使考金。錢。曰。此黃鐘也。事見。由史。與吳與弼。肥說不同。

### 橫議

有明橫議最多。略無忌諱。謂太祖殺徐達夫人。於余永麟北窗瑣語見之。謂建文帝從隧道出亡。仁宗中毒。於楊儀螭頭密語見之。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號為老佛。於薛應旂憲章錄見之。謂宣宗為惠帝之子。于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見之。燕王入朝。行由御道。登陞不拜。于曹參芳遜國正氣紀見之。高拱病榻遺言。公然述張江陵構隙之故。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謀。尤今人所不敢言也。鄧元錫網羅故實。公然撰明書四十五卷。起於太祖。訖於世。

宗。尤今人所不敢作也。本朝傳大司空維麟輯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以劉基宋濂俱曾仕元。入之雜傳。不可謂無見。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並

稱淹實云。

### 僭亦非偶

李從珂少與石敬瑭擊毬。入趙襄子廟。塑像起立。朱由榔幼于寶鼎寺禮佛。佛身忽起。二事相類。又聞由榔兄安仁王朱由棖。瀕終。語瞿式耜云。我伽藍再世。由榔羅漢也。故丁魁楚暨式耜等擁立焉。明無名氏耳鈔秘錄。竊王權為許遜後身。孝宗為牟尼佛降世。語雖妄誕。事亦相類。

### 閱江樓

陳元孝端州閱江樓詩云。憶昔登樓髮尚髻。樓前親見海龍朝。萬乘旌旗屯北郭。千官車馬聚寒潮。其時太監王坤練習故事。故永厯頗具王者威儀云。

### 趙士楨

明自中葉以後。奄宦持權。幸獲者多。循資者滯。趙士楨車鏡議云。楨自供奉周廬以來。綠袍槐簡。一官廿年不移。計積資得從大夫之後。尚須二十餘年。可以想見。

### 張度

高青邱之得禍。因上染文。而發其事者。乃御史張度。度奏不見於史。惟陸錢病逸漫

記有焉。

### 永樂大典

韻石齋筆談稱永樂大典嘉靖三十六年勅徐階等照式摹抄一部其說似矣而實非也是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總其事後以所纂未備復命姚廣孝劉季箴與縉同監修永樂五年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初擬鈔板以工費太繁而止都燕以後徙置文樓即今宏義閣也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等校之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藏文淵閣副本存皇史宬明季兵興南京本及史宬本並燬惟文淵閣本雖然尚存僅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謂全部皆佚其說誤矣是書以洪武正韻為綱每字下詳列各書宋元以前祕典遺聞世所未覩者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校定編排復傳於世如子書中之傳子元明以來藏書家已不著錄宋史藝文志只稱五卷而文義完具者竟得十有二篇文義未足者亦得十二篇其宋字韻備錄李燾通鑑長編共得五百二十卷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綱舉目張尤足以資考證邵二雲學士因就燾與心傳之書益以宋人說部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殆天佑斯文



假手縉與季虎輩。俾彙存古籍也。從其中鳩集成編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原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初仕宦尚不甚拘資格。是役也。陳濟以儒士與翰林學士王景等。並為總裁。亦異數矣。

### 王直

明永樂間。王抑庵直與王洪王英齊名。號三王。頃抑庵裔孫啟燧。重刊其全集。其騶虞元虎諸贊。及賜游西苑詩。均莊雅稱題。先仲氏上劉鑑泉先生詩云。囊無雙硯重。蜜謝一甕甘。本抑庵之兵部尚書柴車墓誌也。誌云。廣信太守饒蜜一甕。發視之皆白金。車拒不納。

### 八大家

有明制藝八大家。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薛應旂。常熟瞿景純。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其制藝至萬首者。惟陳際泰一人。三婢其小字也。明史

文苑際泰傳。即櫟括太乙山房稿序為之。

### 類書

蘇鶚演義。小學之濫觴也。太平廣記。說部之淵海也。藝文類聚。北堂書鈔。類書之鼻

祖也。姚康統史。馬遷之續紹也。裴潯通選。昭明之餘唾也。黃省曾之注申鑒。荀悅之功臣也。馮琦之經濟類編。冊府元龜之後勁也。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之嚆矢也。葉元方之病源候論。王燾外臺祕要之權輿也。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所引古緯書最多。孫穀古微書尚有遺漏。

### 盞盞

李尤有安哉銘。解者謂是瓦器。余謂當作盞字。廣韻。盞盞大盃。

### 品茶二則

品茶以瓦器為宜。乃蘇廙十六湯品云。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又云。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蓋唐時茗飲為費。至鉅。豪貴人方能嗜之。一時爭以金銀為湯具。即陸李疵論茶鏡亦云。用銀為之。至潔。是其證已。

聰訓齋語云。芥茶為名士。武夷為高士。六安為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

粵東西樵藝茗。始於唐人。

曹松見湧幢小品。然味不甚佳。

### 木榧子

持誦佛號。以榧子為宜。法苑珠林。佛告國王。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榧子一百八

常以自隨。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榼子。如是漸次度木榼子。若能滿二十萬徧。得生炎摩天。滿一百萬徧。獲無上果。

### 鼻端白

楞嚴經世尊教我。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端氣出入如煙。身心內明。圓動世界。徧成虛淨。猶如琉璃。烟相漸消。鼻氣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其義蓋由虛以生明。因寂而得悟也。朱子亦云。鼻端有白。我其觀之。張湛治目疾方。專內視。簡外觀。亦是此義。

###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燈錄。撮其要旨。總為一書。曰五燈會元。古來沙門所著之書。以道世法苑珠林。與是書為最。道世喜談因果。普濟綜核源流。非其他。豎拂拈槌。呵佛罵祖者比。

### 三佛

沙門言傳大士宴坐時。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照其體。故佛殿椽佛三軀。此凡

說也。水經注西昌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被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則南齊已然。豈始傳大士乎。

### 喬亢陸軌

韓通周上將。一死以報世宗。宜也。其時未校之抗節不屈者。得二人焉。曰喬亢。曰陸軌。方宋祖之受禪也。自宣祐門入。守者拒之。乃改趨移門。既受賀。宣祐門守者皆自殺。喬與陸尚未殊。上召見詰其故。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上慰勞之。命為前引。二人出。仍自盡。事聞。厚贈卹。許其廟祀。南渡初。臨安火。忽空中現緋綠旗。上書喬陸字。火浸息。殿帥楊存中目擊焉。其後賜廟額曰昭節。皆爵以侯。洪穰昭節廟碑。比之韓通。且曰。視倉猝出制書於袖中者。其人相去何如也。其迎神之歌曰。人戴藝祖如歸。堯天之應數不可逃。擁登寶位加黃袍。萬神懽唱五岳朝。日月出矣燭火消。誰歟抗節。陸與喬。英氣直上干雲霄。虎豹控扼天關牢。廟貌血食匪一朝。新錫顯額節愈昭。椒漿桂酒兼蘭肴。忠魂不待翦紙招。追風逐電天馬驕。銜戟在手弓在腰。感召叶氣。延祥颺國祚。廟祀同道遙。

咸溫誌  
安志

曇超大師

即玉泉淨空院  
開山尊者也

宋人周棟開山尊者記云。師夙具道器。為天人師。宋大明中。始游靈苑說法。有老人來聽。曰我龍也。世居富春鹿山。昆弟五人。我為長。去冬邑民鑿山淘甕。羣龍怒而不雨。今累月矣。願師一往化之。師言此庵亦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撫掌而泉出。東坡虎跑泉詩。龍作浪花供撫掌。蓋借用其事。

### 畫禪

明釋蓮儒輯縉流工繪事者錄為一卷。命曰畫禪。按自五季以來。貫休梵隆。精于羅漢。惠崇巨然。妙於山水。梅則華光。蒲萄則溫日觀。龍則傳古大師。尤稱於世。日觀並工畫。鄭元祐題畫蒲桃云。鮮于愛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磔。不但有蒲桃癖也。

### 烏鰂

楊升庵烏鰂贊云。烏鰂之魚。鶻鳥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筭。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為纜。章翠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畫圖攸綯。有疑烏鰂不得為珍品者。按陳宣帝答天台智者請禁魚滬奏云。此江既無烏鰂珍味。宜依所請。

### 宗忠簡

宗忠簡公深於佛理。集中有千手眼大悲偈。覽鏡偈。盧行者偈。佛說偈。其大徹大悟。

不減德山棒臨濟喝也。義烏滿心寺鐘頌。尤為警拔。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眾生聞。警覺省悟。願咸諦聽。無量無邊。客言忠簡謚未足盡以汝霖。余曰。蔡卞得文正。汪伯彥得忠定。老秦得忠獻。萬俟卨忠靖謚何足論哉。

同名者

皓伯有二。晉羊曼。唐常袞。參寥子有三。一唐末高彦休。一李太白之友南荆高士。一

宋時僧道潛。浮休子有二。唐張鷟。宋張舜民。韋平有二。一則漢相韋賢平。當合稱。一

則唐韋皋之弟。斬朱泚奴者。浚翁有二。一漢高士。著針經。一宋黃庭堅。其時或呼為浚。或呼為

琳上人詩。解將骨董藏。浚叟又負蘆篙訪了齋。張魏公有二。宋張浚。唐張延賞。延賞本傳。失載。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序。彥遠乃延賞曾孫也。

麻衣道者有二。一趙宋時錢若水所遇者。一劉宋時異人。賦詩與江都令。檀祇云。有欲若不足。無欲即無。

是周瑜字公瑾。周密亦字公謹。陸士衡名機。陸元恪名璣。明監本毛詩。訛璣為機。賴

有陸德明釋文。及隋書經籍志。其謠始訂。璣仕吳為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六朝人好名。鮑諸葛

恢長子。鮑次子。鮑宋有二洪皓。一三洪之父忠宣公。一太宗時南丹刺史。貢銀盃銅鼓者。見

宋史蠻夷傳。

梵志

譬喻經云。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即吳均記。鸞籠書生之藍本也。酉陽雜俎中。岳道士顧元績一條。又鄭還古杜子春傳之藍本也。

### 千里路

龜經近無完帙。惟蘇鶚演義所引較詳。其詞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欲得龜語實。其色黃如日。欲得知龜神。視骨白如銀。千里路者。龜腹下豎文也。

### 龍墮

姜白石詩。白湖辛巳歲。忽墮死蛇。蛇一鱗大如箕。一髯大如椽。白身青鬚鬣。兩角上捎天。半體卧沙上。半體猶沉淵。里正聞之官。官使吏致虔。斂席覆其體。數里聞腥膻。一夕雷雨過。此物忽已遷。遺迹陷成川。中可行大船。是年虜亮死。送死江之壩。按此事宋史未錄。所謂龍蛇之孽。不必定為金亮之徵。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七年。野王山上。有死龍。是年沛王榮。梁王成。趙王乾薨。餘無他異。

劉昭以為桓帝將崩之應。然相距數年。恐非也。

### 人飄

遼史聖宗紀開泰七年六月丕勒達囉克部節度使博羅哩至必繼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博羅哩幸獲免一酒壺在地反不移隋書五行志仁壽二年西河亦有此異。

### 巨蛇

張唐英蜀構杌孟祖廣政二十五年二月聖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按古今史籍所紀巨蛇無有大於此者。

### 骨重羊

骨重羊冠初入中土一頂值二三十金見茶餘客話。

### 之撒糊

之撒糊者約文而驢足項長八尺身高於人自首至蹄高逾丈五食葉不食草其身勢易仰而難俯胎一年而生此物出大西洋博物新編人之麋類云。

### 毛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為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逵



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愚按此即今臺灣傀儡大山一帶生番。特當時未入版圖。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恂嶺表錄異。所云狗國夜叉國。即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虵。即琉球也。

### 機器

西洋機器。莫奇於輕氣毬。泳氣鐘。毬可御風橫行。窺營探寨。鐘則載人入海。採寶尋珠。博物新編有其圖式。掛明時。泰西鄧玉函製引水之器。二曰虹吸。曰鶴飲。轉磑之器。三曰輪激。曰風碓。曰自行磨。又有自行車。及風碓代耕等法。又製書架。形同大輪。欲檢某書。則某書自至。在當時以為絕技。在今日不足言矣。溇陽人王微為揚州推官。從玉函學撰奇器圖

世傳

### 棊經

棊經十三篇。宋張擬撰。與劉仲甫棊法均列秋仙遺譜中。明人輯永樂大典。題為宋晏天章。蓋誤。經中桃花五北斗七。不知其語何謂也。

### 三魚

古今事有略相同者三。鱸為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為豐城縣丞。督運渡江。三魚塞其舟漏故也。美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其內。錄出成帙。名曰美囊。囊餘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宣東宋司光馬。陸放翁有溫公布被銘。

### 太素脈

太素脈法。昉於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與王珪王安石同時。察脈知人貴賤休咎。其說遂大行於世。俗言傳自崆峒樵者非也。

### 明人著作多不經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竒矣。李日華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腰。尤竒而誕。朱謀埠周易象通別造河圖妄矣。郭相全蟪衣生易解論遜卦。謂陳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偏。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又定表記為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且名其中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况其他乎。最可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懿文太子非嫡也。

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祝唐等像

祝枝山豐頤高額鬚長至胸耳下亦有鬚吳匏庵面大而豐鬚長過胸極胖唐六如面上圓下挾眉目微豎三絡微鬚沈石田大而高顴兩頤微削鬚不甚長其像均在沈石田高賢錢別圖當時錢于孟功而作也文待詔面方色黃多皺文鬚不多右髻有黑子數點像藏孫淵如先生家

品畫四則

本朝肖像之妙吳中推蔣赤霄銜之子名驥長安首繆炳泰赤霄撰傳神祕要凡二十七

目言之綦詳炳泰則紫光閣諸名臣皆其所寫無一弗肖廬山志五乳寺八十八祖畫像乃新安丁雲鵬筆精

妙絕倫譯元春為撰記郎世寧艾啟蒙張宗蒼李世倬均供奉如意館者郎艾並泰西人郎生

工寫驂騑不減胡瓌番騎啟蒙設色沉厚山水頗近宋人宗蒼為黃鼎之徒世倬則

高且圖一派

倪雲林所居曰安處齋楊鐵厓所居曰七客寮文待詔曰吉祥庵休承曰蕭閒齋律承曰冰香室倪鴻寶有小舟曰芥為之米萬鍾有舫齋曰太乙葉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為畫苑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唐景鳳又為補益之首。梁元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相東殿下。工于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偽託。總之歷代評畫。推謝赫為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為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六法者。固不可不知此。

繪本  
作

古時食單。最重魚膾。曹植七啟。膾西海之飛鱗。孫毓七誘。膾天流之潛魴。傅元七謨。膾錦膚。鸞斑胎。枚乘七發。稱鮮鯉之膾。桓麟七說。稱鯉魴之膾。傅毅七激云。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其他如劉邵七華云。洞庭之魴。出於江嶠。乃使朱元揮機。騁厥妙技。張衡七辨云。鞏洛之鱖。割以為縱。分拆縷細。隨錡離俎。紛紛纒纒。皆形容膾之妙也。陳登啖膾過多。幾成肉疽。房綰疾終。因食魚膾。楊畢膳夫錄。並謂

膾莫先於鯽魚。魴鱸次之。今世珍庖無有細切鯽魚者。惟廣人好啖魚生。是古時作膾遺法。然北來仕宦亦不喜食之。蓋古今風俗之異如此。

### 臺吏橫槌

家雲樵太守立昂言。江西某縣有老隸能別官之賢否。賢則以手加額。次則以指畫肚。又次則側其足。某明府熟聞其事。下車曰。留心察之。點卯畢。隸畫肚者再。因問之曰。汝何以知吾為二等官乎。隸曰。不敢。固問之。曰。官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明府下車。尚未詢及農桑。僅諄諄焉於衙門細務。不自知其指之畫也。今喜曰。此讜言也。按此等事。古原有之。東軒筆錄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槌。別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槌。不賢則直其槌。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槌忽直。豈我有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大慚笑。明日視之。槌復橫矣。

### 東坡為鹵簿使

哲宗祀南郊。東坡為鹵簿使。有赭繖犢車。與青蓋犢車十餘乘。爭道不避。東坡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李之純為儀仗使。坡以中丞職當肅政。盍不以聞。之純不敢。

言。坡草奏上焉。次日詔整肅儀衛。皇后公主均勿迎謁。此亦東坡敢言之一節。本傳未錄。僅見宋史儀衛志中。

### 臺規

御史中丞之雄。要無過於齊梁。梁世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時目之為南司。江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卿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矣。周隋以降。始無儀衛。私騎匹馬。從之而已。迨唐世。寵街喝道。呵止半坊。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其任復重。而侍御史之職。號為臺端。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尤為雄劇。朱衣冠。冠得專彈舉。不復關白于大夫。中丞張著冠笏冠。彈中丞嚴郢于紫宸殿。一時震悚。其臺中故事。以杜易簡韓琬。注記為詳。惜坊本臺規。其源委尚未能畢備也。憶丙寅之冬。郭玉麓權粵藩。余權粵臬。方子歲任都轉。梅小巖視糧儲。丁松亭作太守。皆曾官臺諫者。余和子歲詩有云。異日便為佳話說。一城難得五臺官。此亦不恒見之事矣。然余濫竽充數。在苒半生。有愧于已。而思之目多耳。

余歷江西道。山東道。京畿道。御史巡視南城。京畿一道。有似唐時雜端。其職尤繁劇。

南瀛楮語卷之六終

南齊楷語卷之七

清 江都蔣超伯輯

讀管子

一字若數義。統也。純也。專也。相若也。同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謂統一也。老子。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謂純一也。晏子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謂專一也。中庸。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相若也。管子。君臣上篇。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也。準字也。戈兵一度。則同之謂也。

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瓊。諸臣亞裸以璋璜。詩。大雅。濟濟辟王。鬣士奉璋。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珷。說文。珷作璫。云玉器也。讀若淑。管子。形勢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蜀即奉璋也。本是璫字。借蜀字耳。

白心篇。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又宙合篇云。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直即苞也。苞直義互通。顧歡老子義疏。若而也。易。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海王篇。鐵官之數白。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轉重乙篇。作一女。必有一刀。一針。一



鐵一鉢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鐵一鉢一耨一鎚一鎚一鈺然後成爲農

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輕重乙篇作一車必有一斤一鈺一鐵一鑿一鉢一軹然後成爲車

山權篇。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宣德皇后令引之云。一馬之田。介山之志。逾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惜李善注。雖詳其出處。而于馬字何解。究闕如也。

內業篇。金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于膚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心術篇亦畧同。而字句間有增減。

淮南子時則訓。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裏覆露。無不囊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其義本管子也。任法篇云。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懷當作裏說文裏囊索也。

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于得齊。齊中也。列子周穆王篇。四海之齊。呂刑。天齊于民。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皆作中字解。

牧民篇。獨王之國。勞而多祿。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按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向云與人異也。二獨字亦當如是解。

地員篇。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房喬注。唐虛脫也。是唐字訓虛。莊子田子方篇。是

求馬于唐肆也。李頤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均非。唐肆謂虛肆耳。

地數篇。金起于汝漢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注缺未釋。按援神契云：蒼赤宜種

菽。洿泉宜種稻。說苑復恩篇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尊賢篇則云：蟹堞者宜木。洿邪者百車。

淮南子精神訓。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高誘注：窾水。廣韻：窾凹也。引

說文曰：污，表下也。今江淮以北，悉呼下隰積潦處為窾云。

白心篇。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尹知章依詩泉水傳

訓，寫為除，非也。爾雅：恙，寫惶，𦉳，憂也。寢息名利中者，危機必多。故憂生危。淮南子稱

上得，如寢關曝曬，不得，須臾寬長同。俗稱冬至為大冬。夷吾時已然。輕重丙篇。大冬任甲兵。陰陽家有

日德歲德月德等名。四時篇亦已有之。

長吏將至，所司營廡宇。具庀，溘自古已然。管子心術篇：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馬。

乎之為字。象鷄爪伏雛之形。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鷄曰抱。抱即乎也。古乎，包

通。左浮來。公穀作包來。浮邱公即包邱子。它如包通單，椽通椽，庖通好。具詳經典。八觀

篇云：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遺苞謂遺草者。苞，草通也。

管子問篇：餘于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于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又

海王篇云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吾子謂小男小女。其實吾子猶餘子耳。吾古讀餘。左成公十八年傳之西鉏吾。陸德明釋文吾音魚。

相如上林賦偃佺之倫。暴于南榮。注郭璞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偃卧日中也。榮屋南檐也。按管子山國軌篇宮中四榮樹榮屋翼也。曰四榮則四隅悉有。不必南檐。疑郭注日中也。落一南字。

管子水地篇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禁藏篇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禍。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三唯字皆讀雖。樂記唯某之聞諸長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漢書揚雄傳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竝讀雖。

內業篇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即吾夫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義也。所以子曰述而不作也。

鄧析子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按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郭注引竹書。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又云丹朱稱帝。猶漢山陽死加獻帝。



遺意

北方之帝曰元帝。幼官篇已有此稱。今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

蕭吉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云。北斗七星。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古巨渠通。禹貢之渠。搜列子作巨蒐。周穆王篇。巨蒐氏。乃葵丘之會。王賜桓公龍旗九旂。渠門赤旂。尹注不詳。疑渠當作巨於旂上畫斗星。

古無刁字。管子七法篇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即刁俗也。

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為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射義猶射覆之射。漢書東方朔傳。置守宮孟下射之。

郭璞葬經。童斷石過獨生新山。消已福。童謂無草木。斷謂坑。蟄悉石之處曰石。山勢走而不駐。曰過。特生墩阜。無雌雄輔弼。曰獨。皆凶壤也。童由人力所致。與下四項不同。管子國准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其證也。

地數篇。無糧之民不可責理。又山權篇。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賈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賈子者。尹知章注。糜也。左昭七年傳。饋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文。稠者曰糜。饋具別名。廣韻。饋厚粥也。則訓糜是也。今山左人以早日為饋。行旅窮林之所曰饋站云。

七臣七主篇。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豈多勝。巖山多蟲。螟。直當作道。孟子。驅蛇龍而放之。道其地數篇云。君伐道新。煮泔水為鹽。正作道字。

山國軌篇。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宮室之奉。植即槎字。魯語。山不槎蘄。澤不伐天。

三國志注引魏畧云。二狗。屋柴不可當。一狗。憑點作疽。囊按管子戒篇。東郭有狗。唯唯旦暮。欲齧我。狗唯唯肖吠聲。屋柴字疑有悞。

春秋時多別刑。見于左史者甚多。其偏別者則謂之介。莊子養生主。郭注介。偏別之名。又兀者。王駘注云。兀或作介。應別刑者。或左或右。疑亦無定。管子地數篇。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秉字。象手持一禾形。棘字象持二禾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毛傳。秉把也。

管子度地篇。曰把百日舖把即東也。

文選思元賦。速燭龍令執炬兮。易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速召也。爾雅云。速微也。又互言之曰微召也。管子七臣七主篇。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注。追猶召也。愚按。追有速義。故追亦訓召。追速同訓。故淮南子齊俗訓云。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

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者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管子白心篇。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者廢。名成者虧。與老子言同義。地員篇。五埒之狀。累然如僕累。按中山經。南望蟬者。是多僕累。蒲盧。郝疏。僕累即蝶螺也。此謂土脈墳起。有似螺旋。元遺山詩云。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意與此同。

霸形篇。懸鐘磬之棖。陳歌舞琴瑟之樂。方言。嬰棖也。郭注。所以絡絲也。愚謂棖猶架也。以縣鐘磬。則曰棖。以運繅車。則曰嬰。嬰通作圍。淮南說林。推車至今無蟬圍。高誘注。車類。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嬰。

延篤仁孝論。引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

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按管子云。孝弟者仁之祖也。祖即本也。

管子侈靡篇。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傲也。滿稽。疑當時之方言。滿莫一音。莫可稽考之意。莊子天地篇。有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亦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莊子多寓言。其為方言可見。其字或別為滿。淮南子似真訛。于是萬民乃始滿。離離。各欲行其智偽。

管子戒篇。桓公蹇然。遂遁。即遂。循字也。漢鄭固碑。遂遁退讓。義與此同。

### 讀荀子

荀子一書。于戰國形勢最詳。臣道篇云。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者也。又曰。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議兵篇云。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璈。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鎡如金石。宛鉅鐵。鈹慘如蠶蠶。輕利傑。邀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



師至而駟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與臨武君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語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繇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焉。耳。其于七雄形勢。如指諸掌。故言之鑿鑿如此。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對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矣。是形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個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問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治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雖然。則有其謔矣。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玉。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秦之必帝。卿固已早知之。至其責李斯。以不求

之本而索之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力術止義術行。一章亦語李斯者也。秦之必速敗。卿亦已早決之也。

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禪其詞。禹行而舜起。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恥而考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弟佗神禪。俱難強解。又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註以說苑蠡螺者宜禾解解果。謂如蠡螺之狀。然今說苑作蟹螺也。按淮南子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解即觚之訛。果贏音相近。而訛謂觚贏其冠。楊倞作蟹螺解。誤矣。正論篇。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楊倞注。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按訓央為中。是矣。甘泉賦。列宿乃施于上。榮兮。日月纒經于袂。根。注。服虔曰。袂。中央也。根。屋椽也。音辰。央為正字。袂乃假借字耳。謂瀆即出水溝。非也。瀆即甕字。周禮注。四瀆作四竇字。又作窳。禮曰。車門圭窳。廣韻。竇字凡三義。空也。穴也。水竇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如墜重于高。如瀆水于地。其瀆字亦當作竇。謂穴水也。此央瀆。謂室內水竇。豬彘可經過出入者。不得謂之溝也。月令。穿竇。窳注。備曰。竇。方曰窳。

管子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鸚鵡鵠。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機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機則不能自正。語意本管子也。

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程程之脣。鬣象之約。張協七命亦云燕髀程脣鬣殘象。白荀子非相篇則云今夫狝狝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藪。此物今不多見。近唯程侍郎集有白尚書餽狝掌詩。

周以木德。王商聲屬金。金剋木。故大司樂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即佩玉亦然。右徵角左宮羽。悉屏商聲不用。此荀子王制篇大師之事。所以曰審詩商也。

它躑魏牟陳仲史。繡墨翟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合為十二子。荀子非之。然由它躑至惠鄧皆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三語而思孟一節。文法不同。又無此三句。世疑李斯輩屬入之。理或然也。魏牟即中山公子牟。與趙人公孫龍游。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即其人也。見列子仲尼篇。

管子版法解。取人以已。成事以筭。筭竹器音質。成事以筭者。用稱量也。荀子師其意曰。君

子之度已。則以繩。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荀子更進一解曰。接人則用柅。

宥坐篇。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狀。則具然欲為。

人師。具然猶居然也。左太冲三都賦序。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解蔽篇。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景。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文始真經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憂幽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心。如涓蜀梁者。殆亦有奇鬼攝之。已性惡篇云。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刃。則不能斷。驂騑騷騷。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淮南子脩務訓。襲斯語而微變其文。云服劍者。期于銛利。而不期于墨。陽莫邪。乘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驂騑綠耳。列子張湛注云。盜驪即織離也。不知何據。

荀子大畧篇。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淮南子繆稱訓。師其意云。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韓非子引叔向之言曰。管仲善制割。賓須無善刺。魏

魏朋善統緣衣成。君舉而服之。淮南文錦說本此。

解蔽篇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楊注疑為寓言。按古空窮通窮桑一作空桑。則此空石即窮石耳。左魏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疑般即羿之別名。國語及周秦諸子中。庭堅一稱夷堅。商容又曰常椹。申包胥或曰申庶。鼓子為觀。別作苑。支伯樂一稱郵良。楚公子棧又名王子發。鈞務光一稱牟光。此類甚多。難以枚舉。首與莊列異趣。恐非寓言。

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雪霆之故。倚即奇字。古奇通倚也。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僇暴。以偷生反側于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為倚事。謂為奇事。

荀子正論篇。曼而饋。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代畢句。楊注謝校均涉支離。以淮南子主術訓校之。當作伐臯而食。奏雍而徹。伐誤為代。臯誤為畢。乎衍字也。主術訓云。鼗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高誘注。鼗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鼗。鼗。臯。鼗。古通。馬融廣成頌。伐鼗鼓。撞華鐘。是也。主術訓即本荀子。楊注大非。韓非子置

鼓而歸置陳也。歸饋古通。謂陳鼓樂而後食。論語歸孔子豚注。或作饋。孟子子饗作饋。

左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注。黑肱子張。段于石。

按段當依說文作礪名礪斯字子石也。廣韻作礪誤荀子大畧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

大夫黑弓禮也。則子張當名黑弓。左邾黑肱公穀作黑弓。

說文舛。嫂也。引虞書曰若丹絃。舛古朱字。荀子富國篇天子絃衣冕。諸侯元袿。衣冕。楊倞注。袿古朱字。袿與袞同。當從說文作袿。凡縑紺緹縹等字。竝从糸也。

堯問篇。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注于馬未詳。或曰正與子字子馬與馬義相協。宜從之。

說文。霖。豐也。商書曰。庶草繁霖。其後隸變作無。又通作廡。晉語叔詹曰。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韋昭注。廡豐也。而廡字又借作無。荀子論喪禮云。冠有齋而無纒。甕廡虛而不實。

莊子秋水篇。鷦鷯夜撮蚤。察毫末。晷目而不見。正山。崔謨本蚤作爪。云鷦鷯夜聚人爪於巢中也。司馬彪則云。蚤當為蚤。謂夜取蚤食之。然崔義為長。其實蚤即爪字。荀子大畧篇。爭利如蚤。

甲而喪其掌。政不必改蚤為爪耳。

宥坐篇。女以諫者為必用耶。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楊倞注。姑蘇。吳都名也。是孔子時已稱姑蘇。其曰磔者。楊子重黎篇。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

由德謀起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以吾眼置吳東門莊子肱篋篇子胥靡崔謨云爛之于江中也支體糜碎與磔不殊故曰磔耳大畧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圃不為場圃不與爭場圃之利也管子輕重甲篇亦云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

大招直羸在位近禹麾只直謂直成羸謂伯益荀子成相篇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綦毋民錢神論云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為飽其句法師荀子也孫卿賦蠶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賦箴云簪以為父管以為母賦篇今存無幾一禮二知三雲四蠶五箴六僂詩末為小歌其璇玉篇即賦與春申君者

荀子富國篇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楊倞注一本一林非也玩其語意一本猶一槃耳禮云獻米者操量鼓管于地數篇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蓋十二斛為一鼓

讀淮南子

秦族訓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錄疾力不免于亂

也。又主術訓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即荀子榮辱篇之軸錄也。荀子云：孝悌，愿。楊倞云：軸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非也。劬錄，劬勞。一音之轉。楚詞：躬劬勞而瘁瘁。詩：母氏劬勞。平聲為勞，仄聲即錄。劬或作絢。詩：赤烏几几。毛傳：几几，絢貌。又通為瞿。詩：良士瞿瞿。

鷩雞，凡三說。一雞之高三尺者，爾雅。雞三尺為鷩。郭注：陽溝巨鷩。古之名雞。郝疏：郭

巨鷩者，莊子逸篇云：羊溝之雞，三歲為林，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注：羊溝，門難處。林，魁帥也。一鴻鵠之類。管子

輕重甲篇：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鷩雞。鵠，公孫乘月賦：鷩雞舞于蘭渚。蟋蟀鳴于西堂。一鳳鳥之別名。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于碣石，軼鷩雞于姑餘。高誘注：鷩雞，鳳皇之別名。

噎膈病，有一種曰鼠膈者。酒食置無人處，尚可下咽，有似鼠之畏人，旋又吐也。治法以新生狸奴，胞衣焙製入藥，或可冀痊。見吳儀洛醫藥學述。吳氏云：貓胞，甘酸溫。今治反胃吐食甚效。今之貓，古謂之狸。與淮南說山狸頭愈鼠正合。高誘謂鼠啗人創，非。中山經：植栝可以

狸頭已癩。

韓非子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狸即貓也。主術訓：鷩猶雀之見鷩，而鼠之遇狸也。亦



必無餘命矣。亦謂猫也。

本經訓。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高誘注。專特小室也。蓬廬。蓬條覆也。按專即團字。專室即團焦。李百藥北齊書神武紀。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

脩務訓。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按鍾期一作中期。秦策中期推琴而對韓非子同。

主術訓。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以女樂誘之。李太白留別于逖詩云。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

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又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高誘注。雞毒烏頭也。即烏喙也。一歲為側子。二歲為附子。三歲為烏頭。四歲為天雄。

齊俗訓。糟邱生乎象樽。炮烙生乎熱斗。熱斗疑即熨斗。注不甚詳。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猶齊俗訓。則云屠牛吐一朝解九

牛。而刀以剝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剝。高誘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莊達吉

云。吐疑坦字之訛。廣韻。剝。砥石。

莊子胠篋篇。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脗。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韓非子亦云。關龍逢斬。萇宏分脗。陸德明莊子釋文云。列腸曰脗。崔謨莊子注則云。脗裂也。並引淮南子云。萇宏鉞裂而死。今記論訓作車裂而死。當依莊子。崔注改車為鉞。管子輕重甲篇。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唐隄也。園中為隄。蓄水。故曰唐園。淮南主術訓云。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注城。水城也。唐隄也。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乃繆稱訓高誘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又唐書。獨孤及傳。昔堯設誘木於五達之衢。均不知何據。

倣真訓。休于天鈞而不礪。高誘注云。天鈞。北極之地。極寒之野。然莊子齊物論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崔謨注云。鈞。陶鈞也。

矩本作巨。間有作桀從木者。管子七臣七主篇。矩不正。不可以求方。時則訓。矩正不失百誅。乃服古書。罕矩鑿連言者。第云矩矱。離騷經云。求矩矱之所同。繆稱訓。輸于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矱鑿音相近。疑當作矩矱也。記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閭也。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掩其氣也。此一節悉本荀子。荀子解蔽篇。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躡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閭也。酒亂其神也。

道應訓。夫差之所以自剄于干遂也。按左哀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烏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淮南以為自剄。誤矣。韓非子云。勾踐入宮于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夫差究非為越人所刃。韓非亦誤。

高誘注原道訓云。舜藏金于靳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知何本。疑出于古緯書。

倣真訓。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高誘注。蔚病也。按蔚鬱。覽苑四字。古通。蔚氣即鬱氣。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暘。冬不凍寒。宛暘即鬱暘也。

覽冥訓。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五帝之法籍。瀾漫字當倒作漫瀾。齊俗訓。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漫瀾即孟浪也。莊子齊物論。瞿鵲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向秀注。孟浪音漫。

瀾無所趣舍之謂。

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齊俗訓仿其意云。羗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駝。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繆稱訓。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乎本朝。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閣。閨內猶言宮中。

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誘注。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古繆穆一字。中行繆伯。即中行穆子。韋昭晉語注。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搏虎一事。淮南必有所本。可補左國之缺。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昭注。壘。壘曰培。齊俗訓。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適。高誘注。培。屋後牆也。以晉語注。校之。殆。土垣耳。古培備通。故是篇前云。抽箕踰備之姦。注。抽。握也。備。後垣也。備。即培也。古無賠字。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又借備為賠。覽。冥訓。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誘注。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為武。又齊俗訓。為天下顯武。謂顏也。注。楚人謂士為武。

陸形訓。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高誘注。缺。今海外北經作平丘。馬作

鳥郭注遺玉玉石也郝懿行曰說文鑿遺玉也從玉歐聲吳氏山海經注以為鑿玉  
鑿鑿形聲相近從鑿較允莊校淮南與山海經郝疏義同

齊俗訓脩脰者使之跖鑷強脊者使之負土注長脰以跖插使入深按說文鑷大鉏  
也杜篤論都賦鑷鑷林林

原道訓劉覽徧照復守以全高誘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莊遠吉曰詩彼留  
之子鄭康成以為即劉字也超按爾雅劉劉杙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核堅出  
交趾左太冲吳都賦檳榴禦霜劉逵注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  
此榴子即爾雅注之劉子也則劉並通榴漢書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則留  
又通流

覽冥訓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注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  
致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策莊子則作箕尾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  
星至傳說進身之始諸子說亦各殊韓非子有云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驚荀子大畧  
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道應訓尤詳云武王伐紂破  
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

之錢

覽冥訓澤受漢而無源者。注漢雨潰疾流者。按此字亦見管子宙合篇。云山陵岑巖淵泉闕流泉踰漢而不盡。薄承漢而不滿。注漢湊漏之流也。

韓詩外傳。人主之疾十有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脹俗書也。當依繆稱訓。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書作張。張仲景以大棗輔亭歷錢仲陽加棗千百祥丸皆平其悍氣耳。

廣雅狗薺。大室亭歷也。一物三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呵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注僑王僑。松赤松子。然淮南書松作誦。齊俗訓云。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

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一節。全本莊子大宗師。莊作跣躡而鑑于井。此作匍匐。自闕于井。莊作偉哉。夫造物者。此作造化。字句畧有不同。莊作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而此作子求。疑古字。車輿通用。車求形畧相似。車誤為求耳。

覽冥訓。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高誘注。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吟嘯而長歎也。郭景純昆侖讚云。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

老之字。嶮然中峙。號曰天柱。西老二字本此類聚作美。固非。郝氏謂當作姥亦非也。汜論訓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然韓非子云。子胥忠直夫差而誅于屬鏤。則王賜之屬鏤以死。乃子胥非大夫種也。

汜論訓。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繆稱訓。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按韋昭周語注。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詩。既有淫威。毛傳。淫大也。文選。七發。血脉淫濯。李善注。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善蓋本爾雅以為訓。爾雅釋詁。濯與淫。竝訓大也。淮南說山。瓠巴鼓琴。而淫魚出聽。謂大魚也。高誘註非。

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脩務訓云。禹為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湯為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知湯禱旱者多。知禹禱河者罕。覽冥訓。磬龜無腹。著策曰。施注。磬空也。言桀為無道。不脩仁德。但數卜龜。莫得吉兆也。按說文引詩。作瓶之空矣。空空也。此磬龜亦當作空字耳。

詮言訓。駟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誘注。駟競驅也。莊達吉曰。駟即騁之省文。此說可從。若人間訓云。禍之所從生者。始于雞距。莊氏謂當從藏本作雞定。未免太好奇矣。

詮言訓。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棗。注。棗。大桃。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又說山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注。桃部地名。不應一事兩解。或是許君注耳。

淮南一書。長字多易為脩。亦有未改者。主術訓。魚不長尺。不得取。瓊不期年。不得食。脩務訓。百里奚。轉繫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按後漢書蘇竟傳。注。作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杜詩亦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此孔墨字當互易之。莊謂當作突。鑿矣。

晉語。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不為猶言不成也。本經訓。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為。義同。但為當讀論。與和為韻。天文訓之介蟲。不為亦然。

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按爾雅。囚拘也。管



子禁藏篇赦薄罪出拘民樂記釋箕子之囚史記留侯世家作釋箕子之拘古讀拘為鉤拘囚音亦相近

儒俗多以折衝為制勝不求甚解按衝兵車也管子事語篇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尹知章注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說山訓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誘注衝兵車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此解得之矣

古謂電為霆管子七臣七主篇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兵畧訓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雨霆字竝謂電也

原道訓使雨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高誘注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按鄭康成釋六宗云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箕也雨師畢也高蓋本鄭君也相如大人賦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雨師注缺不及高鄭之詳

曹子建七啓云元熊素膚肥豢膿肌李善注引周禮注曰大豕曰豢枚乘七發以肥

狗之和。與犒牛之腴並稱。犒牛之腴。菜以芻藻。肥狗之和。冒以山膚。士無故且不殺犬豕也。脩務訓曰。楚人有烹猴召其鄰者。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雖諧謔之談。足見漢世食單尚珍烹狗耳。

主術訓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較。高誘注。較以喻王。此古侯王所以稱不較也。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較。而王公以為稱。今經史作較。恐傳寫之誤。

原道訓終身運枯形于連嶮。列埒之門。莊補注。以廣廈釋之。非也。連嶮當依高注。委曲之貌。漢書地理志。交阯有蠡婁縣。殆因山厓曲峴而名。語言繁絮為連嶮。轉而為颯縷。廣韻。颯縷。委曲也。其義一耳。爾雅。山上有水埒。列子湯問篇。一源分為四埒。張湛注。山上水流曰埒。高誘註。不平均也。似亦非。

倣真訓。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高誘注。終隆即終南山。在扶風。莊氏謂古讀隆為臨。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其說似矣。起按古時東覃等韻。原亦相通。左昭三年傳。譏鼎之銘。服虔曰。明堂位所云崇鼎也。它如饒即譏也。譏饒雙聲。則南字固可讀為隆耳。

淮南說山。楚王有白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墜刑訓。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竝云。熙。戲也。按照字于說文。又作嬰。謂悅樂也。修務訓之。木熙亦同。

說山訓。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上林賦。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本此。然郭璞山海經圖讚。上中字作平聲。讚云。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見藝文類聚九十五。

天文訓。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高注。秋分殺氣。國君惜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按縣垂。謂瓜瓠之屬。王延壽王孫賦。瓜縣而瓠垂。王充論衡。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縣垂。若是樂縣。豈得云頽墜耶。

左昭二十六年。則有晉鄭咸。默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時則訓。水泉咸竭。呂覽係為減字。減義較長。或減或竭。不皆竭也。

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古本作督通留。今藏經本高將。山海經南山經有谷焉曰

中谷。條風自是出。郭注。東北風為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捕留。捕蓋通字之訛。然足見舊本是通字也。

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剝削。鋸。剝。削。二字之義。高誘此法。與原道訓不同。許

氏說文以剗剗為曲刀與誘注又不同按甘泉賦般倖弃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鈎繩  
應邵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其解較確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則云婿婢  
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主術訓雖有駢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  
而人弗能制矣高誘注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此又另為一說矣

諄言訓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  
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高誘于止成獸注云有謂古  
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栗常超按高說非也將少當依秦族訓作愉舞成文成獸  
謂習舞之容秦族訓云蓼菜成行瓶甌有是秤新而樂數米而炊可以治小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成軍

覽冥訓夫鉏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于天下高誘注二人太乙之御也又齊  
俗訓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鉏且得道以處昆侖據陸德明釋文鉏且唐時本係  
作欽負即山海經之欽鴉古丕與負通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是也欽鴉又轉  
為堪坏莊子大宗師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齊俗訓即本莊子鉏  
且字誤

本經訓。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高誘注不甚詳。按荀子禮論篇。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段玉裁曰。持乃特字之誤。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廩。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廩居左右。寢兕伏虎。係指車輪之飾。楊倞荀子注。彌龍謂金飾銜軌之末為龍首。即蟠龍連組也。兕虎龍。悉金飾。故云適于金。

說山訓。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旁。不可以立。廣韻引作廬屋之下。不可坐也。當是別本。與今本殊。

### 讀鷓冠子

杜工部耳聾詩。生年鷓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耳聾。注引劉向七畧云。鷓冠子常居深山。以鷓為冠。故曰鷓冠子。又引虞般佐高士傳。鷓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龐煖嘗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鷓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

自博遠至武靈王。凡十九篇。明人朱養和謂其字句多脫落。差謬良然。

天則篇。四氣為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為府主。觴客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星在南。故曰前。辰極居北。故曰後。大角天王帝廷。在東方。故曰左。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近西方。故曰右。

天權篇。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玄。是篇命名。天權蕭楯。亦指天象而言。史記天官書。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舟曰。角。文耀鉤芒角也。云。德成潢。敗成鉞。王者敗德。先成形于鉞也。天道幽遠。故曰極蕭楯之玄。陸農師言。蕭斧以戮人。盾以衛己。知此則知兵。淺矣哉。其說也。尚何玄之有。

學問篇。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陸佃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按腰舟二字。本陸德明莊子逍遙游音義。

世賢篇。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奚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醫之為言。鵠冠亦有所本。晉語。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

天權篇。獨金而不連。殊不成語。古今字讀連。疑即令字也。枚乘七發。淑濇蕪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曹植七啓。寒芳苓之巢。鼉膾西海之飛鱗。李善注。苓與蓮同。秦鴻篇。秦一者。執大同之制。調秦鴻之氣。陸佃注。秦一。天皇帝也。按楚俗稱太一。

曰東皇。屈原九歌其一為東皇太一歌。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楚俗好祠祀而太一為尤重。

環流篇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按淮南子繆稱訓。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即此意。

鶡冠第七篇曰近迭。按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行方正。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急。迭。變易也。詩邶風。胡迭而微。命名之義。謂兵形易變。如天道之難知耳。

南齊楷語卷之八

清 江都蔣超伯輯

讀莊子

注莊子者晉人凡六家。散騎常侍向秀。太傅主簿郭象。丞相參軍李頤。議郎崔謨。又有司馬彪注二十一卷。李軌莊子音一卷。晉以後為講疏者。梁簡文帝也。為義疏者。宋處士李叔之也。為內篇講疏者。周宏正也。為南華論者。梁曠也。莊列雖云齊名。注列子者。只晉光祿勳張湛一家而已。

老子貴弱。莊子貴虛。老子貴卑。莊子貴忘。人間世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郭子玄解之曰。夫吉祥之所以集者。至虛至靜也。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天地篇曰。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將問。勉語。季徹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郭子玄本莊意以釋之。曰。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於戲。真玄言已。

人生督任二脉。為精氣之源。督脉起小腹貫脊而上行。又絡腦自脊而下。腦為髓海。



命門為精海實督脈司之。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正為此耳。緣，依也。經，本也。依此命脈以為攝身之本。郭注似失之。蒙莊一書雖洗洋自恣，寓言十九，而此一語實葆光之要，造化之母也。無江海而閭，不道引而壽。余於此得養生焉。

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訓襲之云：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詞。司馬彪謂秉羽，乃舞雩者之所執，非也。陸機羽扇賦云：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疑羽即羽扇。若是舞者所執，甘寢時握此何為？

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皆列子黃帝篇梁鸞語。此借作蘧伯玉言。

人間世：葉公子高曰：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饜儉薄也。向秀曰：美食者必內熱。按內熱語。

本列子。列子楊朱篇云。一朝處以柔毛。綿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偶旅。曲躬貌也。莊子達生篇。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聚儻當是器之曲。而可以盛物者。淮南時則訓。具撲曲。管篴。高誘注。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管。方底曰篴。皆受桑器。余謂聚儻即曲管。今滄景一帶人。皆呼曲為徐。固安之曲溝。羣呼為徐溝。舊注作棺榔解。恐非。知北游。被衣謂齧缺曰。汝瞳焉。若新生之犢。蘇子瞻自題其像曰。目若初生之犢。本此。

南郭子綦屢見於莊子。人間世。徐無鬼。作南伯子綦。荀子哀公篇有南郭惠子問于責曰。夫子之

門何其雜也。子責曰。良醫之門多病人。櫛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豈即其人歟。

凡字體從然。聲近榮莢之字。皆有小義。說文。營。小聲也。莢。小瓜也。榮。絕小水也。淮南泰

水不能齋物論。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莢也。崔謨注。小明不大了也。較它說為允。

其字又別作淳澆。杜篤論都賦。且洛邑之淳澆。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注。澆澆。小貌。蓋

淳澆通。

人間世。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傷刺也。中山經。大誓。

之山有艸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

德充符。饜養大癭。說齊桓公。饜養謂大癭之狀。酉陽雜俎。刁俊朝妻。項有癭。漸巨。如三四升瓶。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本此。蘇詩。勺漏丹砂已付君。汝陽饜益吾何取。亦本此也。送沈遠赴廣南詩

人間世。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音禮。司馬云。小船也。按廣韻。艫大舟也。極江中大船名。櫂小船。其實三字一耳。魏志。王朗傳。注引獻帝春秋云。朗對使者曰。獨與老母共乘一櫂。流矢始交。便棄櫂就俘。其時朗為會稽太守。敗績浮海。斷非小船。此字又訓為屋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櫂。出則結駟。張湛注。音麗。屋棟。

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司馬彪云。漿

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如彪所釋。則漿字當改為蔣矣。李頤云。漿。賣漿家。按列子黃帝篇。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張湛注。客舍賣漿家。則頤說較允。

則陽篇。仲尼曰。是陸沈人也。是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朔歌本此。

德充符。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郭璞無脣民讚云。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脣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本莊子也。

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崔本作鯢拒。云魚所處方穴也。審。司馬云。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番。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此段全本列子黃帝篇。禦寇臚九淵之名。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則作潘為是。鯢桓即鯢旋。以為二魚非。

至樂篇。全本列子天瑞篇。黃軼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蠹。即接以羊奚比乎不荀。無羊肝化為地皋。至醯雞生乎酒。一百三十五字。漆園之意。蓋以后稷伊尹與朽瓜老蒯並論。太繁絮耳。就文而論。莊之剪裁。妙於列也。

達生篇。皇子告教云。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海內經則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轆。左右有首衣。

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按委蛇延維。一聲之轉。古無正字。張平子東京賦作斬蛟蛇腦方良。列子黃帝篇吾與之虛而猗移。莊作吾與之虛而委蛇。

司馬彪達生篇注云。陪阿神名也。鮭蠶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憤大冠。帶劍持戟。沃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率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按王士正池北偶談引月山叢談云。明季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其行如飛。又云。景泰間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為羣。依人以居。即罔象鮭蠶之類也。舊五代史史匡翰傳。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即丑有率之率也。海島逸志言有山客者。腹大如鼓。見人則卧。司馬云。夔狀如鼓。殆即是矣。管子所述慶忌亦與鮭蠶相似。白澤圖作侯龍。大荒北經云。有神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沃陽之狀。與之相近。或即一物耳。


天道篇。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陸德明云。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按棟即柄字。管子山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小匡篇省。

木作秉。云治國不失秉。尹知章注。秉柄也。周禮。鼗人注亦然。無舌有秉。史記。天官書。凡斗柄皆作秉字。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極室通爾雅。窳。窳塞也。又有窮義。淮南時則訓。開開闔。通窮室。

淮南精神訓。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本庚桑楚篇也。徐無鬼篇稍異。云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逍遙游。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左太沖詠史用之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按偃鼠即本草別錄之鼯鼠。陶注俗一

名。隱鼠。偃隱古字通也。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隱。玉是其證也。古文隱字作。說文。廾。匿也。匿亦訓匿。故鼠之行地中者。曰鼯鼠。雷下受水處。曰匿。豬。周禮。天官。宮人。為

廾成隱。又與殷通。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殷憂。勤恤民隱。漢劉熊碑。作勤恤民殷。殷又讀衣。中庸。壹戎衣。謂殪戎殷也。殷商之殷。古作鄣。讀如衣。呂覽慎大篇。湯為天子。

夏民親鄣。如夏是也。依又與隱通。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謂知小人之隱也。依殷隱。匿四字相通。因埶記之。又按宋書五行志。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郭景純曰。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後徐頤作亂。

大宗師之子桑戶。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者也。屈子九章云。接輿鬻首兮。桑扈贏行。

則陽篇。相矩學於老聃。至齊。見韋人焉。按說文。磔。韋也。爾雅。韋。辟戾皐也。其字又通作枯。荀子正論篇。詈侮。捽搏。捽。答。鬲脚。斬斷枯磔。藉靡舌繹。楊倞注。枯。棄市暴屍也。見韋人焉。謂遇棄市者。爾雅。遘。逢。遇。遘。見也。

庚桑楚篇。老子語南榮趯數十言。即道德經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義。

徐無鬼篇。濡需者。豕彘是也。韓非子師其意云。三彘相與訟。一彘過之。曰訟者奚說。三彘曰。爭肥饒之地。

養生主。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注。介。偏削之名。廣韻。虺。行不正也。虺。即介也。淮南子精神訓。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高誘注。癩。或作介。莊氏引錢坫說云。介。即兀字。莊子書有兀者。王駘注。兀。或作介。夫介為偏削。郭注已顯言之。錢君置養生主而引王駘。失之眉睫矣。

徐無鬼。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煬。郭象音羊。淮南子精神訓。引作抱德煬和以順

於天。

李頤注知北游篇監市履豨句云監市市魁也豨大豕也豨為大豕所以温公潛虛云豨腹饕饕為人益膏。

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按列子力命篇墨屎單至嘽咄然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方言墨屎猶也江湘之間凡小兒多詐而獍謂之墨屎墨音寐尿音膩倒之適符棄妹之音凡雙聲疊韻之字如瀾漫漫瀾瓊瓊逆順讀並無一定疑棄妹即尿哩耳觀下文老子云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滑稽玩世全若無心故綺有此問作末字訓究嫌未確謂棄其妹而不郵在齊民尚弗忍况賢如柱下者耶。

齊物論厲與西施司馬彪云病癩也西施夏姬也李頤注厲音賴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字亦當讀癩又按楚策孫卿子荅春申君書云癩雖癰腫胞疾韓非子作癩雖癰腫疔瘍則癩為惡疾通稱非獨癩一端已。

民間遺失子女鳴鉦於市以求之此風自古已然莊子天道篇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司馬彪注讓王篇云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



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莊子原文云故許由巖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據此則厲王雖沒猶有餘威古

厲烈通所以謚為厲與左襄十三年楚子審卒傳請為靈若厲其實靈厲皆非惡謚

也詩零雨既靈鄭箋靈善也古文省作靈曼鼎銘曰需始需終言善始善終也左昭

廿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至于靈玉生而有鎮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衛靈公之薨

卜葬於古墓不吉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

子靈公奪而里之

莊子則陽篇稀韋語

頌王神聖而曰靈衛君之謚由石槨豈得謂其謚之惡

耶莫聖於孔子矣魯論曰子温而厲聽其言也厲吾故曰靈厲皆非惡謚也

齊物論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司馬云三國名又人間世篇昔者堯攻

叢枝胥教豈叢枝即宗膾耶

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道遙

游篇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彪李頤並云即此四

人淮南俶真訓則以為許由方回善卷被衣合稱曰四子

肱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陸德明釋文列二說一說楚宣王朝諸

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共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

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一說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玉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淮南子繆稱訓。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逍遙游。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冥也。李頤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合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淪陰。即飛泉耳。楚辭九辯。招隱士等篇。逸注尤妙。每句以也字為語助。宛然一子。招隱篇中。有四字為句者。崔巍嵯峨。交錯扶疎。枝葉盤紆。草木列居。隨風披靡。眾禽竝游。走住殊異。頭角甚殊。淒淒澌澌。毛衣若濡。離其本文。誦之。如四言詩。合其本文觀之。又確當不可移置它處。

### 讀列子

楊朱之書。不傳於世。今列子中有楊朱一篇。殆即朱所自著。而圖寇採入之力命說。

苻及黃帝篇均有朱語。莊之大旨本於老。列之命意又兼祖乎楊。

楊朱篇。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按劉逵左太沖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拍護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以是推之。則由商周以溯三皇。其年歲亦當彷彿如此。今泰西人推開闢以來。至有明之季。纔得六千餘歲。究未知其確否也。

張湛注黃帝篇。見痾樓者承蜩句。云痾樓。背曲疾也。按與此二字音近者。俱訓為隆起之義。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山峯之陡絕者。曰岫樓。亦讀平聲。字于麟虎記泉詩。片雲駐岫樓。通篇用尤韻。

梵語。胸前有瘡如木瓜者。曰優樓頻螺。優樓與痾樓音亦相近。

楊朱篇。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按說文。豐。大屋也。引易曰。豐其屋。則作豐亦可。

程生馬。馬生人。莊列皆同。張湛等均未注明。疑皆草木異名。如黑鵝馬夫之類。

說苻篇。記虞氏俠客樓上飲博。反兩榆魚一節。又牛缺遇盜一節。淮南人間訓。均節

引之。不及原文之詳雅。孫叔敖病疽將死。一。段亦說苻篇語也。

黃帝篇之纍塊莊作累也若屨株駒莊作若厥株拘李頤云林駒枯樹木也游於棠行莊作塘下張湛謂當依莊棠作塘行作下

楊朱篇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盡者也莊子徐無鬼師其意而變其詞云卷婁者舜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也

仲尼篇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注欺魄土人也字書作欺賴大面醜也賴片各反超按欺魄當作顛醜字之訛也淮南精神訓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高誘注顛醜言極醜也張湛注非

伯昏無人莊作伯昏瞍人其人乃圍寇之師據莊子則又子產之師也說符之爰旌目張衡應間作旌瞍其詞云於心有猜待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瞍以之

說符篇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也則狐父乃地名荀子榮辱篇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天也楊倞注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

周穆王篇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謂王謠王和之其詞哀馬迺觀日

之所入。張湛注。徒歌曰謠。詩名白雲和峇也。詩名東歸。又引穆天子傳云。西登弁山。按坊本穆天子傳殘闕不完。惟郭璞山海經注所引文義較足。其引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紉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奮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俗本脫略。又經明人竄易。遂不可讀矣。又按漢十言鏡銘云。十言之紀。從鏡始。調涑銅。錫去惡宰。刻鏤均好。宜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敝金石。先王母。先西通。先王母。即西王母耳。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注。西協韻音先。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莊子雜篇。作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後漢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赫風移。礧礧。礧礧。即畏壘耳。唐人王士

源。偽撰亢倉子一書。其偽書有天。農則樸樸則易用。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意。人農則重流散。它不能悉記矣。今世所傳鸞子亦偽書。列子黃帝篇中有鸞子語。觀其詞意亦老氏之流。亞喜柔而不尚剛者。

淮南子。叙真訓。智終天地。終周也。列子力命篇。楊朱歌曰。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醫。終周也。謂徧謂三醫也。不作竟字解。

湯問篇。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瀆。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曰經營。則有人力在其中矣。今泰西人分香港一島為四環。於山脅獲甘泉。機器運之一島。皆足在鄭圃。乃寓言。而今實有其事已。

郎顛薦黃瓊。李固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本列子也。力命篇云。顏子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

### 讀韓非子

韓非子。東夷之陶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按枚乘七發云。血脈淫濯。手足惰窳。李善注引應劭說云。窳弱也。窳。脈通說文。脈本不勝。末微弱也。本不勝。末則勞。故

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云羸勞也玉篇亦云羸勞也然弱為正義弱則不堅故上云苦羸而下云器牢原注苦羸惡也似非。

左昭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按韓非子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按穆天子傳云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澤得麋麇豕鹿四百有二十二虎九狼晉書天文志蚩尤旂若植萑而長萑即萑葦之類此曰萑左氏曰萑蒲其義一耳謂萑蒲澤名非也

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偏下色下應有孔子曰三字觀外儲說可見又按古字歸饋通魯論歸孔子豚注歸一作饋孟子作饋置鼓而饋謂陳鼓樂以侑食中山經首山魍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釃釀干儻置鼓郭注擊之以舞郝疏置植也古字通鄭注明堂位引詩殷頌曰植我蕝鼓

十過篇豎刁自積注虧勢也按易猶豕之牙虞翻注劇豕楯猶崔憬云豕本剛突劇乃性和今俗書劇作驕驕仙肘後方云驕馬官牛羯羊奄豬鍛雞淨猶

韓非子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汜論訓舜執干戚而服有苗高誘注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汜論本韓非高注兩階不知何本偽古文尚書因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其實韓非淮南及上林賦均曰舞干戚並不作羽字也

管子一書備述湯用陰謀淮南道應訓則詳紀散宜生行賂因費仲而通紂韓非子並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即予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凡此多策士之談無足為辯者已

張平子東京賦卻走馬以奠車有疑柱下原文本有車字與郊相韻按古歌麻韻通後漢書衛蠡傳注引東觀記云一馬兩車茨子河是也而有麻兩韻從無相叶者則東京賦車字未足據以為定憑也且韓非子解此句云有道之君所積力惟田疇積力惟田疇必且奠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奠是韓非子所見老子無車字也淮南覽冥訓亦然卻走馬以奠而車軌不接乎遠方之外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係與旄字叶附記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可命之所屬。無奈何也。檢枚乘七發李善注。乃對晉桓侯語。而它子書有作齊桓侯者。據韓非子。則所見是蔡桓侯。作齊晉者皆誤。

七國時。縣令已極尊崇。莊子外物篇云。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其證也。韓非子並云。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

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然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李賢馮賦注。謂年七十。以韓非考之。似說至七十次耳。列子張湛注。引博記。稱伊尹母既孕。後其邑盡淪為水。母化為空桑。有莘氏女采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則其說尤怪。

詩百卉具腓。當依玉篇作癩。腓。脚腓腸也。韓非子。腓大于股。難以趨走。

韓非子。一棲兩雄。其門嘖嘖。按梁鴻詩云。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注。捷疾貌。哢。即嘖也。

姦劫篇叙崔杼之難。比韓詩外傳所錄孫卿書尤詳。但賈舉州綽等八人。據左氏與莊

公同死。韓非云：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悞矣。其叙叔孫豎牛事，則較左氏尤簡而隋。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按爾雅釋言：寃，間也。釋文：寃，舍人本作跳。此寃言寃貨，亦當訓跳，謂越禮之言，非分之貨。

八姦篇。凡人臣之所以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按貴夫人，指蛾眉皓齒之儔。愛孺子，則兼謂餘桃斷袖之寵。

侂胄語客曰：陳先生老儒可念。臺諫遂交章薦自強。韓非子云：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大凡意旨所注，從而揣摩之。古今一轍耳。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泰則反敗，韓非子亦云：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 揚子法言

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鸚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按爾雅：鸞，斯，鸚鵡。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鶻鳥。音匹。郝懿行以斯字為語助。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然相傳已久。詩雅昏然矣。子雲之喻，猶管子所云烏集之交耳。

法言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李軌注足言夸毗之詞。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此本雅訓以為釋也。夸毗或作誇軀。韻廣威施一作規規。玉又作醜。醜文說吳祕注大誤。

法言重黎篇。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注太山盧人。按世稱盧扁。因此列子力命篇。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乃寓言。

法言重黎篇。秦繡霸上。宋咸注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繡。按李賢後漢書華佗傳注。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又郝懿行爾雅蜺繡女疏。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則經繡二字。兼訓自懸與繫。不必定為繡死之稱。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賜策曰。毋桐好逸。毋遁宵人。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脫之貌。法言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字當依是訓。謂輕脫之子。李軌云。桐洞也。固非。吳祕謂師哉指伊尹。桐子為太甲。大謬。桐有輕義。故淮南兵畧訓。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拔刑德。

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以桐與巨對言

尸子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按說文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物字從牛。勿聲。即本尸子說也。漢書天文志。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今謂地起畢昴。其義未詳。貴耳錄云。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此地之所以田右闢歟。素問說不同。云丹天之氣經於牛女。黔天之氣經於心尾。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纍而堯白屋。黻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鷄居糲飯菜粥。馭麟青龍而堯素車元駒。按此一節。淮南精神訓。襲用之。而易其詞云。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杝。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漆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禦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按螻蟻乃二物。今人概以螻為蟻。非也。枚乘七發。蚊蟻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李善注引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螻。又引爾雅曰。蟻蚘蟬也。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俸於五兵而詞不懼。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引尸子此數言。云細席當讀如昔席。謝東野先生曰。按廣韻。倂痛呼也。較賀切。宋本荀子注作鈐。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按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形如堂室者。其下即引尸子此文。邢疏云。郭所引乃綽子篇也。又釋木云。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郭注。樅云。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其下仍引此二語。超按。左太冲蜀都賦。檜枿楔樅。劉逵注。樅。松葉柏身。楔似松有刺。又張平子南都賦。檜松楔樅。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曰。樅似松柏有刺。則楔樅似一種。今江北人呼身作鱗紋。蓬鬆如馬鬣者曰馬尾松。其細鬣無鱗。亭亭直上者曰三原松。通體作白鱗針鬣如畫者曰白皮松。葉尖若針。觸之刺人者曰刺松。其刺松之巨者曰勁木。以爾雅等書考之。如馬鬣者。松也。細鬣無鱗者。樅也。白皮者。枯也。檜也。有刺而曰勁木者。樅也。楔也。勁與楔音相近。江淮間屋宇楹柱皆勁木為之。其重樓高廈以柏木棟樑為貴。工師豈能多識。所謂柏木實即樅也。松鬣鬆而緻。柏質白而香。樅幹縱而直。古人命名之當如是。有一種鼠色。

似常鼠而尾大如鼬。江北小兒輩繫以小銅索而養之。婆娑几案間。謂之松鼠。即尸子所謂松柏之鼠耳。

穆天子傳

己亥。至於瓜纒之山。三周若城。闕氏胡氏之所保。按保謂為其國之長。列子黃帝為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行。左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牧隰皋。并衍沃。賈云。下平曰衍。有漑曰沃。釋文。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又按管子。輕重戊篇。毋斬大山。毋戮大衍。天子之夏禁也。與山對言。則賈云。下平為是。沙行。蓋平地積潦中兼有沙。

壬寅。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也。其名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犊牛二百。以行流沙。注。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按爾雅。牛十七種。無犊牛。郭注。犊牛。云即犂牛也。領上肉。脹。肤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鞏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郝疏。謂犂當作封。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正作封字。又名一封橐駝。肉鞏兩邊。此止有前一邊也。起鞏犊封一聲之轉。犊牛即封牛。

矣。

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隧。注。隧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  
按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曰。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隊。列子仲尼篇。矢隧地而塵不揚。張湛注。隧音墜。則隊隧古一字耳。隧又通遺。南山經。旋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郭注。或作隧。荀子非相篇。引詩曰。雨雪濼濼。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今詩作下遺。

甲辰。天子獵於滂澤。於是得白狐。元貉。馬以祭於河宗。按書。禋於六宗。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按淮南脩務訓云。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當即此處。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用傳語也。莊子。應帝王篇。執殽之狗來藉。崔謨云。殽。旄牛也。藉。繫也。執殽之狗。即此種耳。

天子之駮赤驥盜驪白俄踰輪山于渠黃華騶綠耳。按列子周穆王篇命駕八駮之乘右服嗣騶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導主車則造父為御高畜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于柏大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張湛注蒯古華字渠古穢字高音泰荀音丙盜驪即荀子之織離也按國寇所述八駮與傳悉同字體稍異奔戎據傳乃高氏掌七萃之士而張湛注未詳爾雅馬屬有小領盜驪廣雅作駮驪玉篇作桃驪史記秦紀作溫驪皆盜驪之異文

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天子命桑虞注主桑者也按淮南子時則訓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野虞即桑虞耳

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注所謂鼓妖也按漢儒所說鼓妖不爾班書五行志

晉文公卒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哀帝建平二年朱博為丞相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管甯辭光祿訓疏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言漢世儒者所云鼓妖係指異聲而言之此乃龍蛇之孽盛姬求飭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輶注壺器名輶言過速也與過同按廣韻



輜無輪車也與輜同。此蓋借作造。

西王母詩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按翔翔即洋洋。海內經。昆侖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洋字郭音翔。古二字通也。但山海經郭注引此詩作翔翔。未知誰是。古籍之脫落不可句讀者。逸周書穆天子傳皆然而傳為尤甚。

命懷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負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又云諸飭獻酒於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負帶朱丹七十裏。諸飭乃膜拜而受。按膜拜乃戎俗。據傳則周時已然。世以為苾芻禮佛之稱。誤矣。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郭注西山經崦嵫之山云。日沒所入山也。其注天子傳云。弇山。日所入也。按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烏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太平御覽于

是謂定昏下。云日入崦嵫經細柳。今淮南子佚其實。日月無生沒。內典言日繞須彌。其行不息。南閣浮提曰正中。東拂娑提曰才沒。西瞿陀尼曰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今泰西人言日輪居中不動。地球晝夜一轉。其說似尤確云。

裴龍駒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司馬貞曰。按即傳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傳瓚者。晉初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貞言如此。可見晉時文人學士多有習此傳者。不但郭宏農陶泉明兩人也已。

南澹楮語卷之八終